



龙人作品集·奇门异士系列

正邪天下

龍人著

壹

龙人著

正邪天下

一

奇门异士系列

正邪篇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邪天下 / 龙人著. -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1.6

ISBN 7-5039-2048-3

I. 正 ... II. 龙 ... III.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1760 号

正邪天下

著 者: 龙人

责任编辑: 三媛

装帧设计: 超冲

出版发行: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

网 址: <http://whysbook.yeah.net>

电子邮件: whyscbs@126.com

电 话: (010)63457556 (发行部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2001 年 6 月浙江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 200

字 数: 3200 千字

书 号: ISBN 7-5039-2048-3/I · 894

定 价: 39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人 物 介 绍

牧野静风：一位拥有如风气势的少年，为完成师祖志愿，涉足江湖，寻找师门逆徒，不幸却魔缘不断，天下间最高魔道绝学“万法逆天”使其变为昼正夜邪……

牧野笛：一代武祖空灵子幼徒，因无意中失去童身，而无法习成“混沌无元”这种可以自全身数千万个毛孔中排出气劲的至高无上的内家绝学，而深感愧对师门，后将其子牧野静风送至空灵子门下，让其完成师门之愿。

烟雨门主：一位拥有“平天六术”之一“一见倾心”绝世暗器手法的高手。

城伯：霸天城总管，数十年来处心积虑，想谋夺城主之位，借扩展势力为由，想暗中控制刚入城的“霸天十卫”，却遭牧野静风的破坏，使其无奈之下施展出了“平天六术”之一的“裂天刀法”！以致身份暴露。

卓无名：英雄楼楼主，一位剑霸天下，值得正邪两道敬重的真正英雄，然而其却因在数十年前做下一件天地不容之事，自觉愧对天地，故此想将功补过。

阴苍：死谷之主，一位在邪道中崛起的神秘之客，因其身怀一种无人可敌的震世拳法，故此在黑道中创下了不败神话。

旦 乐：“死亡大道”的幕后之主，因其控制的杀手组织遍布天下各种行业之中，故此其势力强大与消息灵通，世间无人能比。

夕 苦：一位不为人知的邪道高手，他的出现与消失总会给武林带来一场不同寻常的劫难。

空 灵 子：天下间惟一能将黄帝轩辕所留的“平天六术”绝学的再创之人，可惜其将武学公布天下之时，身遭六徒陷害。

绝 心：数十年前横扫天下的斩天神魔，无奈自古邪不胜正，被一代大侠谷风设计用“地锁”将其困住数十年，直至巧遇牧野静风，才脱身而出。

日剑蒙悦：天下七圣之一，身怀绝世剑招，和拥有十大圣器之一的“破日神剑”。

月刀司狐：日剑之妻，因身怀十大圣器之一的“碎月神刀”，无法与“破日神剑”共存，故此离开日剑。

武帝祖浩：被天下间视为拥有最高武学之人，可其却因一位神秘女子所著的一部武学经典，而走火入魔，被人所擒。

风尘双子：两位游戏红尘的绝世高手，被天下人视为七圣之二。

苦心大师：身怀禅道最高武学之人，身受天下人敬重，因为他可以左右天下所有佛门子弟。

秦 楼：数十年绝世高手“武帅”之女，因误会怀恨武帝，数十年间竟将一部震惊天下的武学经典“惊心诀”重编，而导致武帝走火入魔。

巫 姒：一位身怀万毒的美艳女子，她虽身处邪道，但却为爱而付出一切。

姬 冷：死谷紫衣护卫，被视为天地间最有前途的年轻刀客，对阴苍忠心不二。

孙 密：“霸天十卫”之一，后因霸天城主被灭，对新主范书忠心耿耿，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最终却死于新主之手。

如 霜：烟雨门弟子，在其师死后，因误信霸天城主范书的甜言蜜语，委身于他，落得人宝两失。

水红袖：如霜师妹，一位性格泼辣直爽的绝色少女，因无意中巧遇牧野静风，一颗少女纯真的心从此为其而跳动。

司如水：绝世神医悬壶老人的弟子，其心性仁厚善良，医道高明，被天下正邪二道共视为再世神医。

墨乘风：英雄楼弟子，在英雄楼被灭之后，为完成楼主遗愿，以死设下圈套，引敌入伏，壮志成仁。

戴 可：青城派掌门人，身受卓英雄号召，率众进攻“死亡大道”，却在绝谷之中死于非命。

妖 刀：天下四刀之一，在绝谷之顶因力阻牧野静风而命赴黄泉。

秦月夜：素女门门主，秦楼的掌门弟子，为寻找楼主的亲身女儿，而踏足江湖。

叶飞飞：一位拥有天下十大神器之一“离别钩”的绝色少女，后成为牧野静风的红颜知己。

敏 儿：一位才智双全的绝色少女，自幼在杀手群中成长，被天下人视为“有血有肉的兵器”，而其却出淤泥而不染，在巧遇牧野静风之后，便被其如风般的气质所吸引，在牧野静风变为昼正夜邪之时，用其智慧，悟出“有情剑诀”，帮助他恢复灵智的红颜知己。

石 诛：一位拥有“魔身百变”之人，被称为“无血无肉的杀手”。

眉 儿：霸天城主的女徒，后因霸天城被灭，而沦为范书的情妇。

范 书：“霸天双士”之一，身世不明，天下间最为阴险狡诈之人。在霸天城主死后，夺其位，为提高权势，设下种种阴谋诡计，夺取各种武学奇珍，后又因得到空灵子所创的“刀剑双绝”，武功大增，被世人称为——绝世战魔。

楔 子

世上有没有静止的风？

没有！

风，注定是一种飘泊着的美丽。

正如有一种人他注定会如晨辰一般灿烂光辉！

凄艳的血光搅起满天晚霞时，是一刹惊魂，一时心跳，一种惨厉的美，一场残酷的梦！

在生生死死之际无怨无悔的是英雄——英雄却并不总是要泪满衣襟。

因为还有风花雪月；

因为还有诗琴传音；

因为还有伫立于英雄后面的歌者、痴者……

不流泪只流血的英雄是不是更让人心旌摇荡？

第一章 牧野之风

幼稚的童心总是无牵无挂、无忧无虑的。

所以，牧野静风丝毫没有意识到当他梦醒时分，便将步入一条他从未想象过的路——也许，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，并不会有什么意义上的“想象”。

他睡得那么沉、那么香，以至于嘴角处已挂下了“银链子”他都一无所知。月光从窗口洒进，照在小牧野静风的身上。可以看见他的脸如粉雕玉琢般让人爱不忍释。

隔壁的屋子仍亮着烛光。

烛光下坐着一个让人一见便如吟淡歌清诗般的女子，她虽已为人妇为人母，但她的韵味却未因此而减一分一毫。相反，让人一见总有微醉之感，心神也会恍惚起来。

醇的酒才会是最美的酒，成熟的女人才能美到极致！

而这淡歌清诗般的女人的眉目间却有一种挥之不去

的忧郁。愁锁青黛，原来也是难觅的一种美。

她在细心地打理着一个包裹，包裹里有小孩儿的衣物，都洗熨得服服帖帖，还有一顶小虎头帽，几块好看的却又不值钱的五彩石，一只青铜心锁……

她把包裹结好又打开，然后再结好，如此反反复复。其实该记起来的东西都已记起来了，可她总想会不会还落下了什么东西？

其实，未能搁下的是她的慈母之心……

屋中还有一个伟岸挺拔站立着的身影，他一直在屋中背着手慢慢地踱步，速度很慢却从未停歇。当他面向烛火时，可以看到一张俊朗得近乎完美的脸型。只是似乎不十分像中土人氏，他那高挺的鼻梁、微陷的双目与北疆的某个游牧民族的特征很相似，但他星辰般的眸子却如点漆，这又昭示着他体内有中土之人的血液。

终于，他停下了脚步，缓缓转身，望着女子道：

“阿清，此去不应山有二百多里路，我需得出发了，免得天明之前还不能赶至。”

此时已是夜色深沉，离天明时分不过数个时辰，二百里路要在几个时辰内赶至，岂非难比登天？

莫非他有卓绝不凡的身手不成？

可又为何偏偏要在天明之前赶至不应山？

不应山，四周方圆十里皆是穷山恶水，怪兽野蟒层出不穷，可谓飞鸟难度之地，寻常人等根本不愿涉足其中。而不应山则于中央突兀而起，高逾千万丈，山脚下是青水翠林，山顶上却是积雪皑皑。

没有人知道不应山山巅会是什么样，但关于它的歌谣却是唱了一首又一首。

也许，山巅是神灵之地？也许，山巅是群魔乱舞之土？

被称作阿清的显然是屋中男人的妻子，已是数载夫妻仍是如此昵称，可见他们情意之切。

阿清名为楚清。

楚清闻言身躯不由一震，低声道：“笛郎，难道不能迟些时日吗？哪怕……哪怕迟上一日也好！”

男子缓慢而坚决地摇了摇头，他低声道：“当风儿降临于世时，便已注定他不仅仅属于我们，还属于天下更多的人。”

楚清已是泪水盈盈，她颤声道：“可是，疼他爱他的是你我，为什么别的孩子能享天伦，而风儿却不能？”

男子微俯身体，抚着楚清的手，柔声道：“五年前，你便知道会有今天的，你也曾说过你不会后悔。风

儿能做他该做的事，成为一个他应该成的人，你应该高兴才是！”

他如此安慰楚清，其实他自己也是极其矛盾的！

但他永远也不会改变初衷的！

楚清哀伤地看着她的男人，道：“五年的时间，已可以改变许许多多的东西，也许你所做的，已没有太多的意义了……”

男人慢慢站直，眼望窗外。良久，方道：“有些事情，只要存在哪怕一丝一毫的可能，就不允许对它有一丝一毫的疏忽。”

他伸出宽大的手掌，对楚清道：“把包裹交给我吧。”

楚清下意识地一把抱住了包裹，泣声道：“不，不能……”

男人叹息一声，轻抚楚清纤弱的双肩，温柔地道：

“给我吧。”顿了一顿，他又道：“阿清，你是个明白事理之人，其实……其实我又何尝能轻易割舍？也许十年、二十年之后，我们还能见到风儿……”

他将包裹一点点地抽出，楚清一点点地松脱，她那美丽的脸庞溢满泪水！

男人抽出包裹，看了看楚清，然后转身向牧野静风

的小屋走去。待他走到床前，牧野静风仍沉睡着，一张小嘴不时地“咂吧”几下，也许正在睡梦中品尝着什么美味。

男人站在床前，静静地看着沉睡中的儿子，他心中升起了一种自豪，一种父亲的自豪感。牧野静风从二岁开始就一个人睡在这间小屋中，他从未哭闹过，以前还需要楚清哄一哄才能入睡，后来就常常是一个人玩着玩着，便独自睡去了。

他心中暗道：“不愧是我牧野笛的儿子！”

牧野笛忽然抬起右手，向牧野静风轻轻一挥。牧野静风便一下子睡得更沉了！

牧野笛取出一根长长的束带，抱起牧野静风，将他背于背上，然后捆扎停当，这才走出小屋，来到楚清所在屋子的窗前，低声道：“阿清，我走了，家人问起，你便按照我说的讲！”

他不敢太大声说话，因为在这宅第中，住了上上下下不少于两百口人，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行踪。他本是一个没有家的江湖人，楚家是书香门第，能容纳他并视他如家人，已让他感激不尽，他不想让其他人再为他以及他的儿子担心。尤其是楚清的双亲，如果他们两位老人家知道牧野笛要去何处的话，他们是绝对不肯

答应的！

楚清没有回答。

牧野笛又将话重复了一遍，屋内仍没有回答声，却响起了极力压抑的抽咽声。

牧野笛轻叹一声，倏地双足一点，便如翩飞惊鸿，几个起落，已消失于庄外！

屋内，楚清终于支撑不住，低呼一声：“风儿……”便已软软倒地！

△ △ △

△ △ △

△ △ △

当天色微明之时，牧野笛已置身于一密不透风的丛林之中，从枝叶间隙中向远处望去，可以看到数里之外的一座万仞高峰！

那便是不应山。此时，牧野笛已在离自己家有二百余里之距的地方了！

一夜风驰电掣般的疾行，牧野笛额头已见汗，但进了这片丛林之后，他仍是不肯停歇，沿着几乎不算路的路向不应山疾行！

到后来，连这样的路也不复存在了，牧野笛在乱石、古木、杂草丛中艰难地前行。

将近午时，他便到达了一处绝壁之下，仰头望去，只见云雾缭绕，似乎这绝崖将一直延伸到天际！牧野笛在这儿停下了脚步。

稍事喘息，他从怀中掏出一件东西：一尺来长，有数个孔洞，中空——原来竟是一管笛！

只是这管笛与一般的笛大大不同，细细看之，便可知是用不知什么动物的骨骼磨琢而成！所以笛子的粗细并不完全相同。

骨笛在阳光的照耀下发着一种幽蓝色的光，极为奇特！

牧野笛抬头看了看绝壁，然后便吹响了骨笛。

这笛声与寻常的笛声之悠扬清越全然不同，显得颇为粗犷激越。由于凝入了牧野笛的不凡内力，自然传得极远！

片刻之后，他停下了吹笛，默默地抬头注视着绝壁。

难道笛声能给他带来什么吗？看他的神情如此专注，似乎应该是如此。

过了一阵子，竟有一根绳索从云雾缭绕处穿将而下！

任谁见了这一幕，都会大吃一惊，唯有牧野笛平静

如常。

绳索越垂越低——原来此绳索并不是真正的绳索，而是粗粗的蔓藤！

垂下来的蔓藤在离地三尺的地方停住了。

牧野笛抓住蔓藤，用力摇了摇。少顷，便见蔓藤开始上升，牧野笛仍未松手，任蔓藤将自己吊上绝崖！

他的身影渐渐地没入云雾之中！

上升了足足有四十几丈，蔓藤终于停止了上升。

牧野笛心知此时已近崖顶了，于是他抓着蔓藤，猛一借力，人便已倒翻而上！

飘升二三丈高度，眼前可见绝壁已到了顶端，上面是一颇为平阔的平台！

牧野笛一拧腰，身影一晃，已向平台飘然折落！

还没待他站稳脚跟，便听得一声大吼，一团黑影从一侧向他疾扑而上！

牧野笛心中一惊，不及多想，脚步一错，身躯平平倒滑而去！

黑影便扑了个空！

牧野笛定神一看，这才知袭击自己的是一只高大无比的人猿！看上去比寻常人猿要高大许多。

大人猿没有得手，气得捶胸顿足，大吼一声，又向

牧野笛扑来！牧野笛正待出手应对，却听得一苍老的声音喝道：“大呆，休得无礼！”

这大人猿闻声而止，向牧野笛龇了龇嘴，便一个跟斗倒翻出去了。

牧野笛听得喝声，身躯一震，转过身去，向声响处望去，只见一须发皆白的老者正端坐于地，一件粗麻宽袍将他显得有些枯瘦的身躯遮了个严严实密，这愈发显得他的瘦小。

牧野笛一见此人，立即觉得喉头一哽，鼻子一酸，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来，大呼道：“师父！我……”

下边的话竟说不下去了！他跪在那儿，恭恭敬敬地叩了九个响头，情绪这才稍稍平静下来，哽咽道：“不肖弟子牧野笛拜见师父！”

那须发皆白之老者显然也颇为激动，颌下长须轻轻拂动，但他的声音却显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平静：“你过来吧！”

牧野笛依言起身，走至师父身边。他已整整六年未见过其师一面，此时自是百感交加，难以自己。

老人慈祥地看了看牧野笛，缓声道：“把孩子先放进屋子里。”他没有问牧野笛背上的孩子是谁，似乎他已知道孩子是谁了，又似乎是无论孩子是谁，他都不会